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尤人文集珍本叢書
六

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六）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道園類稿五十卷〔一〕（卷廿六至五十），明初覆刊本.....元虞集撰〇〇一

附潘柏澄敍錄 竹潭記 歐陽玄序 詹天麟、黃天覺識 目錄

菊潭集四卷，藕香零拾本.....元李叔魯仲撰.....四七三

附潘柏澄敍錄 目錄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明刊黑口本.....元馬祖常撰.....五〇五

附潘柏澄敍錄 王守誠序 蘇天爵序 陳旅序 牒文 目錄 附錄虞集桐鄉阡碑

許有壬神道碑銘并序 石田山房記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六

記

江西憲司新門記

宮室之有門所以限内外時啓閉嚴出入有備豫之道焉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因其崇高而爲之品節以辨上下以肅觀瞻而儀制立焉又以通達其聰明屏斥其邪辟毋或窺覬而有所僭踰則門之所係亦大矣况乎風紀之司以

天子之使臨制一方其可無以致謹於戶庭之近者哉昔在

世祖皇帝置御史臺領邦憲分道置使其在西湖東者總治於豫章於政事無所不得治非分土列職效一官領一事者之比也至元二十八年以肅政廉訪易提刑按察之名然其聽政之堂府史之倉文書圖籍之儲門垣之設悉因其舊以時完葺而無改焉元統元年癸酉普顏公之來監憲也以爲外門前臨行道與儀門相直而不相遠也無以致嚴密尊重之體度其東若干步更置門焉以舊門之地爲庫所部

有簷蓋不飾之懲者則庶焉以示戒其爲門也樹兩楹設兩扉限以中闌而已無風雨之蔽居十二年而木多朽至正四年中順大夫寧夏脫脫公自行中書省郎中來副憲事觀于門而歎曰是可以一日不葺平行道憧憧幾與齊民爲比屋何可無所表異規作新門如儀門之制命有司度材擇工而從事焉乃於八月二十有一日工役就序次年二月太中大夫張掖劉公沙刺班以監憲至乃梓人告具明年正月九日甲午定柱石越十有四日丁未升棟梁而祝史陳辭神人胥洽工不待勸翕然奏能又七日癸丑中順大夫河內李公守仁以憲使至與二公志同道合而無間然幕府賛之者則經歷司君允德知事張君汝遵照磨高君克明也六月五日丁巳明成既而中順大夫張公珪來僉憲事門之爲屋基崇於地三尺有五寸極崇於基三十又三尺南北之深四十尺東西之廣如其深而贏二尺鏤石木瓦丹礪工徒之用出郡之經費中統鈔百三十有五錠

石爲崇墉高十有六尺八寸長十有六丈厚稱之其費中統鈔八十有五錠則憲司公膳之所節也董其役者憲史紀元翁阿里沙以有司治凡役者南昌潭陸某也憲府以集督嘗待罪國史僑其部內之野

而老焉雅有文學之好乃命佐書黃鍾持書幣來請記其事如此云集乃爲之言曰天下治平久矣政化已成民事已定

聖天子視民如傷出於至誠無爲而治本乎天性履信思順億兆賴之顧念遠人於江湖之表寄耳目之

任者四五君子寶以儒學爲政事忠恕不欺爲主本至公廓然同聲相應未有會合純備如今日者也不以過察壅郡縣之政不以過厲杜隱伏之情旌別以謹審而防微鎮靜以悠久而成化諸君子之用心亦可以無愧於當時矣環數千里間年穀順成邪慝不起使斯民不以饑渴傷殘爲旦暮之虞者此新門之作所以爲可記也雖然記爲門作也請遂言之門也明通之善陰有小人暗塞之咎焉董仲舒所謂前有

諸葛孔明所謂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者此君子之明通所以能成社稷之功者乎敢以爲出入是門者獻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珠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侍官府之廩稍宿衛之供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

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繁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奪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係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璣等來言於史官求文以頌運使札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札撒

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史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坝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繁文也蓋倉廩之所患者收之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取贏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

之侵滯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也爲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庭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某郡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列于碑陰云

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僧家訥生祠記

聖天子法祖宗之成憲以臨萬方數下明詔休息民庶深仁厚澤薄海內外衣被無間十有三年乎

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撒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壞等數十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廩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皂吏

之信濂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也爲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庭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某郡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列于碑陰云

奏守嘉興太夫人年高乞歸養山西自號曰崞山野人蓋其先三世守官之地也登臨以爲樂賦天涯山以見志海內頌之後數年起爲山東東路鹽運使未幾遂有廣東之拜道出庾嶺策馬南望而歎曰提封數千里可無成功以歸報

天子乎下車事便當行而不便當革而未革者未久盡得其情則曰蠻獠亦人耳激之而忿生無所畏而妄發豈必盡其罪也公以直道而不爲崖異省臣以

詔書閱船舶至府禮貌惟謹事有不可從者

亦不少從也憲府嚴重冰檗相望交敬而不私日坐公府求弊事而理之終日不倦小間經史不釋手亦不輟於吟咏也諸司稟事隨問剖決動中肯綮人以爲神掾史操牘爲命必加修潤不使有幾微違道之失僚佐進見皆得盡所欲言幾於古人所謂五官並用者矣故其教令之及人多潛融默化不可以迹求也然其施行廉正明白先有以服其心是以令出而民從之易也邦人共傳於四方者一二事今略陳之廣鹽歲辦四萬五千五百餘引爲鈔十四萬六百餘

定額重計口食責價於民民以重不堪未有道以除之增城梅州等繼以殘破缺課尤甚公命城中設賣鹽十局令曰民食鹽有額吾所部諸司上下凡役於官者不食鹽平其買諸官局書以券籍其不買者則私鹽非法矣於是在官無貴賤皆買鹽而缺額稍補郡多戍兵而糧不時給又多惡腐公曰此何以使人乃召庾吏及軍鎮撫於庭取省降鑑斛作新斛較定付之令曰給軍糧則用此米未完量必平無敢侵撓於是軍食以足郡城闕遠分軍以守各有信地舊制也而多曠失公命各守信地其餘不分守信地者皆聽事庭下持夜巡官吏姓名盡三鼓東西各行各置會巡之所表裏肅然軍校巡鹽者乘舟四出旦期會於府有常節他日於東路行者百戶吳子英獨後至比科斷小停以待未頃番禺縣果牒鎮撫司吳子英放海賊私鹽狀即械送有司治之神速不可欺也龍泉萬戶劉某戊德慶役兵取鴉鴉於縣崖墮死私意怒其卒胡某醉使人縛手足沈深水中事覺劉逃歸連歲召不至公以言諸江西省憲得以赴獄若此類者

循撫已久人不堪命之一也廣州言夜有人五百餘驟至清遠南海之境持器仗驅掠男女四十七人并牛馬以去後知爲韶州英德人也帥府督二州軍民官取之漠然不應公至時事已逾年公曰事豈可已遣人督之前後悉得以還至帥府召其家付之皆感泣懼喜而去亦尋常之所玩愒者也而廣州東莞所以立生祠者縣有歸德場凡四堡有衆三千餘人亡命淵藪怙鹽法以抗郡縣良善受害而不敢言在藩府之近事有不測官府隱忍而不敢動者積有年矣

道園類纂十六

十一

其最強暴者文秀章自其祖父時已跋扈無所畏憚至秀章尤甚畜毒矢治精利尋常出入陳兵伐鼓白晝殺人莫敢呵問餘三堡亦互爲掎角者也公將有以處之經歷貢師謙者故集賢學士奎之元嗣也以儒家子受知於公間請於公曰昔增城不知爲政生朱光卿之蠻制之不以道遂至猖獗而廣府兩大帥前後陷沒行省左丞親督戰樞府以禁兵討之兵民死者萬計供給繁瑣至於勸賞費出大農者金銀穀帛數巨萬大軍往來行道騷然郡縣之民空其杼軸

道園類纂十六

十二

者又不與也宜當公時信令已孚於人廉明已達於衆朝廷士臣之重學問才識之高伎強梁之徒承禮義之化當在今日矣乃按吏牘得賊前後罪狀如至順以來率衆操仗結連海寇時出勦掠其大者一夕覆王彥祥等三百餘家而盡奪其產至正四年虐殺其叔父家割髮剔爪以死殺其鄉人各截手足而焚之兇惡已甚禍起旦夕公曰未可以輕動兵吾治之以法乃命廣州同知答失帖木兒敵鹽場工本鹽司官劉元童從而體覆因察虛實而治之護以千戶曾天祐與諸民義以備不虞比至賊大恐聚其贋卒數千人發餘堡以自助蓋王官未嘗敢有至彼者也賊拒殺正軍一人所遺者堅壁以俟師謙曰此發謀之時也公即遣奏差董瀾持榜諭四堡之人曰元帥語汝等文秀章爲盜汝等以勢不得不從之然順官府則生從賊則死毋從文秀章自取死也衆聞瀾言慷慨相顧解散瀾急告之曰文寇財物甚衆汝等乘勝討賊各盡其力取之官府不較也四堡之人皆爲官府用賊衆見援者不至漸散走賊與其徒約具舟

迎之合海賊是夜潮不至舟不得來衆懼散且盡使人盡焚其舟賊與兄弟黨與百餘人走董公山民義官軍圍之不得出賊饑無食疲甚衆登山擒捕之聽軍民得奪其衣裝或擒或墮而賊盡矣海中賊爲之聲援考亦皆散去四堡皆安是以民爲公建生祠於此以報公之德使人知朝廷之有人方面之有制而有所懲創有所觀感不復敢有易心者矣是以不厭其詳而書之俾刻諸石以爲生祠記又係之以詩使民得以歌焉其詩曰

道園集卷十六

十三

聖皇任人得賢世勲持節南荒休養生民有文有武知民艱苦不倦不怠以禦其侮精神折衝雅歌投壺不動而威不言而孚遙順禍福如響斯應孰爲羌頑可以倖勝視彼跳梁積惡肆狂自謂如何旋踵敗亡建祠報德一飯必祝祈公壽豈以介多福公歸朝廷式懷舊封必進賢能以繼成功汝怛忠信自求永吉矢詩不多有如歌日

寧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戶工二

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畫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爲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閤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缺焉徙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溫以舊署隘且弊爲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

道園集卷十六

十四

之南爲堂幾檻以居其官傍列吏舍庖廐外爲門以別之是年冬戊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旣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三十有餘年矣而廳事適成於吾四人爲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歷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爲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於天下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超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惟檢校官爲然

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託於心膂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江憲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識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勉勵書其歲月建置之由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又被

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於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於治道有所繫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謐諭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之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轄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資畫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

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

廣嶺嶠界馬風氣內寘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于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頤知事某郡楊杰照磨某郡左仲良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沈潛之懿歎壓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戶廳事不鄙裴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

江西貢院題名記

至正四年歲在甲申江西行中書省欽奉明詔興賢能於郡縣聚之會府拔其尤以充貢先期驛至中

外文學大夫士以較藝乃八月之吉受聘而至者先後入院遵累舉之制而試之九月十五日得右榜九人左榜廿二人又以新制取次榜右生六人左生十有二人留省以備學官之任其與計偕者省憲官親與爲讌工歌鹿鳴而勸之駕其禮盛矣然省憲有主

試監試之官貢院有主文考試之目又有分任試事於簾外者皆一時知名之士上下内外勤勞幾月餘

竣事各散還其官所未有題名以記之者也蓋延祐甲寅初科不及行而因循至于今爲缺典請立石于

貢院而悉題其名焉夫江省所統郡二十多以文物稱布衣韋帶之士修行於鄉里誦書史求聖賢之道稽當世之務人人欲自獻於明時其積業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來應試者每舉不暇數千人遠者千餘里有司者不明經學之傳不足以得明經之士不知治道之要不足以得致治之才學術之邪正文氣之升降道德之所以與風俗之所以化其機蓋在是焉非直爲數十人之進取而已而所得之士他日有見於世者可指名而論之其於國家治教之運豈不重

哉古者諸侯薦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而使與祭馬數與祭者薦之國有慶賞先王之遺法也備書以徵文獻於將來宜在此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必有詠歌報

聖天子者

撫州路總管題名記

今國家隆平四方無虞臨川之爲郡遠在江湖之表舟車貨財之聚非都會官府之總境土寬夷然無山溪之暑險民俗平易貧者盡力於耕富者取利

不出於田畝不事商賈不尚遊宦而又有儒雅之風焉合郡之賦稅不過十餘萬政令易行民間苟無深傷重害畏法以自保終不敢輕爲囂訟來吏於斯者稍知忠恕之道而以王事民命爲心歲月之滿欣然解去蓋樂土也郡有鹽守左貳幕府屬邑而數十年來守常缺或至夫久而去朝廷以洛陽楊公友直風紀省署之舊老成而精明文雅而樂易命守是邦其來也以詩書爲原本文學爲羽翼從容布令不出於俎豆之間而寃厚之澤已反於封畛之表是年歲

熟而冬晴賦稅之日公律已以率下千里輸賦無傍
落羨費歲未盡一月而倉廩吉辦遠以無事公乃按
圖籍詢故老觀形勝以求古人之遺跡雖郡乘粗存
而內附以來無所紀述命求其故而補之特未暇也
公善漢隸乃求真珉而題曰洛陽楊益以至正二年
某月日至而虛其後使來者有所繼焉以書告其友
前太史虞集爲題其端云嗚呼詩云豈第君子民之
父母使民久而不忘者其在於斯乎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
也蓋亦繫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
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
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
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
其次則明燭情偽不苟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
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
不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惟怯

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
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
繫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許於下
是則有天理存焉亦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
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楊
君嘉行歲以祁寒盛暑行縣稍閒必造予之廬焉于
君世稱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尚威權爲操維
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楊君
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郡之宜

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
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
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予雖
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間於吏民之言豈
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也至正元年閏五月
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庫且壓去年
舉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備
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焉環以卉木之植酬應之
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史得劉中董其役未訖而景

行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龕石於壁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叙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

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之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記

撫州路總管府經歷司政紀堂記

近古以來中外大小官府各有解署以治其事優於仕者輒能繕飾之其間好事雅德之士必託諸文辭以識其歲月以見久近表其職事以相與勉勵代者

以次至則又題名其後使人得以考其賢否而所行之善不善因得以見焉其有關於民事之重而或忘之又因此有所考見而興舉焉使其治道有所係如此是以君子不廢也求諸前人之記述往往可見焉國家之制列郡各置總管府以統其州縣府有經歷司繕輯其文墨之會而出納教令焉除吏之際銓擇尤慎是以常得其人故居官有所營作必得其緩急先後之宜者矣撫州郡治之莫於斯也蓋三百有餘年既內附國朝守臣更新之至順庚午三月大風

郡治南門之重屋毀始更葺之三年而後備經歷司在府治左前經歷劉亨作於大德戊戌之歲至是四十年初本草創因循枝梧浸以圮壞不稱名郡幕府之體今經歷與其同寅出俸金節冗費緝餘力而更作之不以病民旣成以予之歸老在其屬縣之山中也以書來告曰昔僉憲薩公以至治二年行郡常表其堂曰政紀今不敢易也請得一言以申薩公之意以告來者云夫治民猶治絲也治絲而棼之所以爲理也約衆縷而綜之其合爲紀而紀之大考其綱

也郡府上統於行省而經歷所以承平府者也故薩公以紀言之政事之綜理經帶包絡結括微密實在一司然後散諸其下條分緒析至於毫末不亂實自此起焉夫政者正也正已則物正矣是以已正則政

得其紀然正與不正實係於已存諸心者正立乎身

者正施諸事也正出其言也正在其上也素有以孚而感之則凡總其紀之大者孰有不從其正者乎自是而推之屬邑之奉承整乎其不紊自源徂流自本達末自始而至終孰敢疵類錯謬於其間乎然則上

道園類纂二十六

卷三

道園類纂二十六

三十五

僚之間志尚相合故能同感於薩公之言有以推而行之薩公豈不可繼乎

榷茶運司記

昔在

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鈔自是天下人安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榷茶

無累於政事下不害於民庶使其鎰轄喉衿也薩公之所謂政紀實爲此矣薩公以此治民以此持憲以此有譽於中外卓爲名卿遂參政務老於論思蓋以已之所能而教人者也或者不察幾二十年今諸君子始有思於其言而問於予豈徒謂官舍之新成而已哉經歷前進士河南汪君英予考試南宮時所得士也有文學識量爲政知方前知事太原蕭君從龍謹愚儒者今知事河南邵君遠經官久通練時務照磨河南馬君炳從事國憲積勞除此官明敏有守同

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去榷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榷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莅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惟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詔書省運司而以其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採造懋遷觀望疑沮徵事歛失節公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便朝廷遣使周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爲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

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以脫脫木兒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家訥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爲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怒府史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苟橫之使庭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間利入時足庶庶之家至於官府頗首供憶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久弊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

道園類纂二十六

二十五

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以供公上固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財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斂倍克爲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爲國家歛怨蓄遠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者使視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撫州萬戶府重修公宇記

道園類纂二十六

共

世祖皇帝至元十一年歲在甲戌撫州內附江南既定朝廷始移漢軍合撫州新附之軍凡八翼爲一萬戶號曰撫州萬戶府治撫州則二十二年乙酉之歲也於是築萬戶府治於郡城內東南青雲峯之北阜形勝高敞足以臨制一郡其治有廳事有鼓角之樓軍器之庫後堂暖廳直舍吏舍廡門屋其經歷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書幣命其史謝秀實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意集向在國史執筆書事固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斬也然則其何敢辭乃韶州歿於軍今其子宣武將軍彥可也

其次武德將軍白剛中近襲其爵者武德將軍執中
亦卒其次紫驥兒一軍之政黨侯實總之覽夫公字
之舊凡六十年腐蠹弗支無以稱千里嚴軍容之盛
以警動觀聽乃請命行省而作新之凡舊有者加以
寬好又創作架閣庫內外獄舍又作鎮撫所之廳事
有明樓有門又作玄武之祠於其後使淨人守其香
火祀後於仍改至元二年丙子之二月成於四年戊
寅之九月也是秋有寇起漳州支黨薄潮陽之境党
侯受命往征之且行政書於予請記新治之作十又
道園類纂卷三

聖天子寓兵于郡之德意於悠久焉以其士感慨是
而輯睦其民懷惠而慎畏封域無桴鼓之警城邑有
富完充實進退可用遠檄風塵之起輒一用之無不
立功著效今潮陽之後漳寇遁散行已凱還矣故爲
叙軍民之情而并書之於戲我國家旣一海內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四方無虞兵措不用况吾撫州
山川夷衍民庶柔順而軍府鼎立於城池之間有遜
讓相成畧無違忤民生受其賜而不自知他郡蓋有
莫及者矣後之人尚有徵於斯乎

道園類纂卷三

虔州萬戶府重建公宇記

撫州有兩萬戶府其一則虔州萬戶府軍移鎮於此
世祖皇帝旣定江南分置萬戶府列鎮諸郡虔州旣
立萬戶府至元三十年江淮行樞密院以江西遠控
嶺南奏移慶州軍來江西明年戍贛州有功旣而行
院罷江西行省領其軍士移其軍與撫州軍共鎮其
郡其帥則蒙古壽同汝寧章侯文秀饒陽邢侯塔刺
忽台也軍始至撫州未有公署寓治於提峴之臺大
兵政戢戎戎器以答

德八年郡守閩州楊侯某爲政之暇軍府輯睦乃以亡宋西通判故廳稍葺之以聽軍務歲久屋敝不能支時葺以取具未遑有所更作也不稱一軍之容而章侯之子伯顏以萬戶超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左右兩江道宣慰司都元帥往治蠻獠之害邢侯惟明新襄其爵領江西兵三千六十人往會討焉寇平受賞而還乃出其俸金以先之凡其屬莫不助用請於行省而作新之其署有廳事有太門有退食之堂幕府吏舍鎮撫所及文書戎備之庫以次皆具始於至元

二年丙子歲九月六日成於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來求記其事如此撫之爲郡山川脩遠習俗文雅北去會府爲近東南西列郡四五其土寬閒其民完逸而處軍之在此也與郡兵相安以濟行伍之士間間參錯無彼此之間外無纖毫之慮內有隱然不可犯之勢居則使吾民得以休息出而從遠畧則所至成功故有以見其世將之賢明吏士之奉律循理也朝廷之制中外周詳得宜大抵如此故爲之書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旣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取足於山層閣崇觀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百

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寔來咨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果棟棟桷期朽腐陶甓土石更以完壯高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煥黝堊明白儼然高堂寬敞夷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織悉備具府史有受事之舍版籍有度藏之室獄宇之嚴固殿宇之細微出而使